

# 交感巫術的心理學

## 目錄

|   |               |    |
|---|---------------|----|
| 一 | 巫術的原理         | 一  |
| 二 | 『感致巫術』或『模仿巫術』 | 四  |
| 三 | 染觸巫術          | 六〇 |
| 四 | 術士底進步         | 七七 |

# 交感巫術的心理學

## 一 巫術底原理

交感巫術底兩個原理：相似律，接觸律

巫術所根據的原理，可以析成兩

點：一爲同能致同，或果必似因；一爲相接觸過的東西，分開之後，也可隔着距離互相影響。前者可稱爲『相似律』，後者可稱爲『接觸律』。根據相似律，術士以爲他模仿什麼，便可產出什麼；根據接觸律，他以爲凡一個人所接觸過的東西，不管牠是不是他自身底一部份，只要在這東西上作了什麼把戲，便和在那人本身上作了什麼一樣。根據『相似律』而有的魔力，可以稱爲『感致巫術』或『模仿巫術』；根據『接觸律』而有的魔力，可以稱爲『染觸巫術』。爲指

示這兩種分類起見，用『感致』較用『模仿』適當；因為『模仿』倘不含着，也要暗示一個有意識的人物在那裏模仿，而這一來，便將巫術限得太窄了。本來，術士不但自信可以施術於人類，而且可以支配無生之物。因為巫術之爲一個僞的自然律底系統，並不減於其爲一個謬的行爲底指導；他是一個墮了胎的藝術，也是一個僞的科學。若將他看作一個自然律底系統，那就是說，若將他看作準諸四海操制果律的陳述，便可以叫作『理論的巫術』；若將他看作人欲達到目的所必須遵從的箴銘，便可叫作『實用的巫術』。在此點，我們必須記在心頭，原始的術士所知道的巫術，只在他底實用方面；永遠不曾分析過實習巫術所根據的心理過程，永遠不曾思考過他底動作所包括的抽象原理。在他，與在大多數的民衆一樣，邏輯是內含的，不是外顯的。他推理像他消化食物一樣，完全不曾知道心理和生理的過程，雖心理的過程是推理底要件，生理的過程是消化底要件。總而言之，巫術對於他永遠是藝術，不會是科學；本來科學

底觀念在他那未開展的心中是不存在的。若追溯貫徹術士施術的思想源流，由他們底具體應用裏尋出抽象的原理來，由私生的藝術背後尋出偽的科學來——那乃是哲學學者底事了。

這兩種原理爲聯想底誤用 我對於術士底邏輯所下的分析若是不錯的話，他底兩大原理便成了觀念聯絡底兩個不同的誤用了。『感致巫術』建設在起於相似的聯想上；『染觸巫術』建設在起於相接的聯想上。感致巫術誤在以相似的東西爲同一的東西；染觸巫術誤在以曾有過接觸的東西爲永相接觸的東西。然在實際上，兩者常相合併，質而言之，就是感致巫術或可單獨應用，而染觸巫術常要援用感致的原理。普通說起來，兩者或有些不好捉摸，不過若用特例來申述的話，那就極易分明了。兩者底思想源流，都實在簡單得很，初步得很。這也不能不這樣，因爲在具體方面（固然不在抽象方面）他們都是相似的，不但對於蠻野人民底蠢陋智力，即對於各地的無知愚民，也都是相

似的。感致和染觸兩種巫術爲便當起見，可以統稱之爲『交感的巫術』，因爲兩者都信相隔離的東西可以藉着一個秘密的交感作用來互相影響，其衝動乃係藉着一種好像以托的東西，自此傳彼；這種假設的東西與近代科學所假設的東西，其目的相同，都是藉以解釋怎樣隔着似乎空虛的距離，兩物會有物理上的影響。

茲按貫澈這兩種巫術的思想律，來將他們表示如下：

### 交感的巫術分類表

交感的巫術

感致巫術（相似律）  
染觸巫術（接觸律）

下面更舉例來說明這交感巫術底兩方面；先說感致巫術。

## 二『感致巫術』或『模仿巫術』

同能致同的原理所習見的應用，恐怕就是好多時代好多民族之中，用傷

害或毀滅某人底形像來傷害或毀滅某人這種辦法，因為他們相信形像怎樣地受苦，人也怎樣地受苦；形像既滅，人必死亡。自許多例證之中舉出幾個來，便立刻可以證明這種辦法在世界上散佈得多麼廣徧，歷代傳習得多麼久遠。數千年前即已見知於古印度，巴比倫，埃及以及希臘和羅馬的巫者，今日尙爲澳洲，非洲，蘇格蘭等處狡惡的野人所憑藉。

### 在美洲印第安人之間的巫術形像

聽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相信若在

沙上，灰上，或泥上畫某人底形像，或將任何東西認作他底身體，而刺以利杖或加以他種傷害，則可在牠所代表的人上作到相等的傷害。譬如一個歐責薄危（Ojibway）的印第安人如欲加害於某人，即用某人底形像做一個小木偶，用針刺其心或刺其頭，或用箭射牠，則他底敵人便會立刻在身上相當的部位，受到同樣的創痛；然若願欲馬上將他殺死，便將木偶火焚或埋葬，同時念些咒語。秘魯的（Peruvian）印第安人用脂和粟製成所憎惡或所恐怕者底形像，而埋

在所欲中傷之人必要經過的道上。他們管這個叫作埋葬他底靈魂。

在馬來人之間的巫術形像 有一個馬來巫術，也是這一類。自你所要中傷之人底身上得到指甲，頭髮，眉毛，唾液等等的棄物，直到足夠代表他底週身各部為止，再由蜜蜂所棄了的蜂房中取到黃蠟，將那些東西用蠟做成他底形像，慢慢地用火來烤，連烤七夜，並說到：

『我烤的不是黃蠟，我烤的乃是某某底心，肝，脾。』

七夜之後，焚掉形像，你底仇人就要死亡了。這種辦法，很顯明地將感致同染觸兩種巫術弄在一起；因為製造敵人形像的原料包括着與他曾經接觸過的東西，那就是他底指甲，頭髮，和唾液，馬來巫術底另個形式更與歐責薄危的辦法相近：用空蜂房的蠟製成一步長的屍身；那末，刺牠底眼，你底仇人就會瞎；刺牠底胃，他就生病；刺牠底頭，他就頭疼；刺他底乳，他就乳疼。你若願他馬上就死，那你就將這個模型由頂刺穿到底；而後將牠裝殮起來，與裝殮一個屍體一樣；爲

牠祈禱，與爲死者祈禱一樣；然後將牠埋到你底仇人所必要踏過的路心即可。爲免除你自己擔負殺人的責任起見，你要說：

『現在埋你的不是我，現在埋你的乃是迦不利野。』

這一來，就將凶犯嫁在天使首領迦不利野（Gabriel）底肩上，他比你更能擔當得起的多了。

### 用巫術的形像去求子嗣

感致巫術雖多藉着形像以求達到剪除所懷

憎之人的惡意目的，然亦曾被用作福利人們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更不常見罷了。換句話說，就是他曾被用作爲利產和求嗣的方法。蘇門達拉（Sumatra）

的巴塔克（Batak）人中間，一個不生育的婦人要想當母親的話，她就做一個兒形的木偶在膝下撫弄着，相信這就使她達到欲望。在巴博爾多島海（Babor Archipelago）上，婦人盼生子女時，即請一個多子的父親爲她向太陽之靈烏蒲勒肉（Upulero）祈禱。用紅棉花做成兒形，婦人撫之以臂如哺乳狀。多子的父

親便取一隻雞，提着牠的腿，舉向婦人的頭前，祝曰：『烏蒲勒肉，請你采納此雞，降下一個孩子來，我懇籲你，降下一個孩子來，落在我底手中，落到我底膝上。』他更向婦人問，『孩子來了沒有？』她就答道，『來了，已在吃乳了。』然後他再將這雞放到她丈夫的頭上，喃喃作些話辭。最後便將此雞殺死，同些胡椒放在家庭供祭的地方。儀式完畢之後，更在村內聲言，這個婦人已在臨蓐，她底朋友便來向她稱慶。這種佯爲孩子已有的辦法，純粹是巫術的儀式，以冀藉着模仿使孩子實際地生將出來；爲效力更大起見，便添上了祈禱和供獻兩層。換而言之，巫術就在這裏與宗教混在一起而被宗教加強了力量。

### 用感致巫術來助產

婆羅洲底笛阿克(Dyakak)人有些地方，當產婦困

苦的時候，喚一個巫者進來，擺布產婦的身體，以使降生順利，這是很合乎理性的；然同時另一個巫者在室外舉行些個造作，以期達到同一的目的，所取的方法便完全非理性的了。他乃是佯爲臨產的婦人，將一塊大石頭用布束在胸前

以代表在胎內的嬰兒，更隨着他那在室內助產的同夥所喊出來的指導，將他底假嬰兒在身上轉動着與真嬰兒所有的動作一樣，直到產出爲止。

**假冒生產爲過嗣的辦法，或對於誤認爲死之人的辦法** 兒童們所那樣喜歡以假當真之同一原理，已使旁的民族引用佯爲生產當作過繼螟蛉底一種的形式，甚或當作使誤認爲死的人復活的一種辦法。你若佯爲產生了一個童子甚或產生一個與你毫無血統關係的長鬚老人，你只要這樣作，那個童子和老人便在原始的法律和哲學的眼光之下成了你的真而且真的兒子。刁斗拉斯 (Diodorus) 告訴我們說，當丟斯 (Zeus) 勸他那忌妬的妻細拉 (Hera) 採何求力斯 (Hercules) 作嗣的時候，女神細拉便臥在牀上，將那偉英雄擁在胸間，使他穿過她的寬服，落到地上，與實際臨產一樣；而且這史家刁氏還說這種過嗣的方法在他自己的時代外邊蠻族尚在實行。聽說他在現代仍被採用於布加利亞 (Bulgaria) 和波斯尼亞的突厥人 (The Bosnia Turks) 兩民族之間。

一個婦人相中了一個童子而要過繼他的話，她便將他推過或拽過她底衣服；從此以後，他便永遠是她底真實兒子，承繼繼父繼母的全部財產。在撒拉瓦克（SARAWAK）的薄拉旺人（BETAWANS）中間，當一個婦人要過繼一個成年男人或成年女人的時候，有許多人集在一起赴筵；過人的婦人坐在一個高起而蒙蔽的座位上，使被過繼的人由後面爬到她底腿間。當他顯現於正面的時候，立刻就被芳香的檳榔花打一下，而與婦人縛在一起。這樣纏在一起之後，繼母和繼子或繼女一同蹣跚到房底一端，再回到羣衆底面前。這種由着仿效生產所成立的親子關係，非常地嚴格；錯待繼子比錯待了生子其惡尤甚。古希臘的時候，某人若被誤認為死亡而當他不在的時候舉了喪禮的話，社會待他就像他已經真死了一樣，直到經過重生的形式爲止。他穿過一個婦人的膝間之後，便被洗滌而襁褓起來，放去哺養。除非這個禮節正規地作了之後，他不能與活人隨便來往。古印度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這以爲死亡的人回來的第一夜要過在

一個盛滿了脂水的盆中；在盆裏他蜷屈着一聲不響，像胎兒一樣，而旁人對於他便舉行一切的禮儀，就如慶祝妊婦一樣。翌晨離開盆後，重新舉行一切他幼年以來所曾經過的禮儀；特別是要娶一個妻子或將他底舊妻新娶一遍，莊嚴如儀。

**用感致巫術以治黃病** 感致巫術底另種利人的用法就是醫治或預防疾病。古身毒人根據感致巫術作了繁縟的禮節去治黃病。他底大致便是在乎將黃色放逐到黃色所應附之物如太陽之類的黃色生物或無生物上面，而將紅色由着如紅牛之類的生氣勃勃的紅色根源引到病人身上。祭司就心裏想着這個，嘴邊誦着下面的咒語：『你底心疼和黃病走向太陽去！我們將你包在紅牛的顏色裏！我們使你長壽，將你包在紅的顏色裏，人不被傷，黃色脫離牛底神屬是羅布尼（Rohini），牛底本身又且是紅赤——在牠們底每個形，每種力裏我們將你包裹起。我們將你的黃病送給鸚鵡，送給畫眉，更且送給黃色的鵲』

『祭司念這話的時候，爲使健康的玫瑰色滲入病黃的病人起見，將含了紅牛毛的水使他吮呷；將水注在牛背上使病人吸飲；使他坐在紅牛的皮上，並且用一塊與他縛在身上。於是更用下述的方法，完全鏟除黃色，以改善他底色氣。先將病人從頭至足塗以薑黃底糜粥，放在牀上，再用黃繩在牀上縛住三個黃鳥，一隻鸚鵡，一隻畫眉，一隻鵲；然後將糜粥洗去，而黃病便一定可以同糜粥脫落到鳥的身上了。這個完了之後，取些紅牛毛，包以金葉，貼在病人底皮膚上，以給他一個最末的美麗膚色。古人相信若患黃病的人努視鵲鳥而鵲鳥也注視他的話，他底病就算好了。蒲魯塔克 (Plutarch) 說：『生物底氣稟和性質是這樣的；他藉着日光放出病患或容受病患，像流水一樣。』鵲所有的這種可貴的德性在舊鳥者中間有普通地承認，以致有牠出售時，他們都將牠用心蓋好，以免患黃病的人看着牠即被治好而無報酬。此鳥底德能不在乎牠底羽毛，而在乎牠那金色的巨眼，那是自然會將黃病致出來的。蒲利聶 (Pliny) 說過另

種鳥，或者就是這種鳥，希臘人管牠叫作黃病鳥，因為患黃病的人見了牠病就離開他而殺死牠。他也說一個石頭，是以爲可以治黃病的，因為牠的顏色與黃病的皮膚一樣。

感致巫術底大優點之一，便在乎他使療治的工作用術者底身體來辦，不用病者底身體。這一來，病者便免掉了一切的麻煩和不便，而觀看術者在他面前作種種的苦行。例如法國薄爾士（Perche）的農夫以爲延長的吐瀉是患者底胃脫了鉤而落下來的原故；所以要請一個醫者來將那個器官復置原所。醫者聞病之後馬上拘攣起他底身體來，以使他自已底胃脫了鉤。脫鉤之後，他更用另一套苦行使牠鉤上，而病人也就得到相當的安慰，施術費是五佛郎。同樣，一個笛阿克（Dyak）醫者有人請他治病的時候，便臥倒佯作死狀，旁人也就不將他當作死屍，用蓆捆起，移出室外，放到地上。約有一個鐘頭的工夫，另一個醫者放開這裝死的人，使之復活；他既痊愈，病人也就算好了。根據感致巫術底原

理去治療瘤子，丟寶夏一世 (Theodosius the First) 底御醫簿爾寶的馬賽羅 (Marcellus of Bordeaux) 有個方子，載在他那奇怪的醫書上：取馬鞭草的根而橫切之，以一端繞於病人的項上，以他端放在火底烟裏；馬鞭草在烟裏乾萎之後，瘤子也就隨着乾萎而不見了。設若病人以後對於這個好醫生不感激的話，醫生可將這馬鞭草擲入水中而很容易地得到報復；因為草根一吸水氣，瘤子也就復原。這位聰明的著者也舉薦給你一個方法，設若你有丘疹的話，注意流星，趁着流星正在發射的時候，馬上用一塊布或任何便手的東西擦拂你底丘疹。流星既自天上落下，丘疹也自身上落下；但要小心，勿用赤手去擦，不然丘疹會遷居到手上。

**用感致巫術以保障食品的供給** 而且，感致巫術和全稱的交感巫術在笨的獵者或漁者之間為取到豐富的食品所取的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根據似能致似的原理，漁獵家和他底朋友作了許多費事的事去模仿他們所企

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事很用心地避免着，因為牠們與致禍災的事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

爲保持食品底供給而應用交感巫術底理論的，再也沒有比澳洲中部荒脊的地方更應用得有系統了。那裏的部落，分成多數的圖騰黨，每黨都有義務爲地方底福利利用巫術的儀式去繁殖他們底圖騰。大多數的圖騰都是可吃的動物和植物，而這類儀式所要成就的普通結果就是供給該部落底食品或他種必需品。儀式常常要模仿衆所希求的東西；換而言之，他們的巫術乃是感致的或是模仿的。瓦拉茫迦人（The Warramunga）中白鸚鵡圖騰底族長便以持着該鳥的肖像和模仿牠底粗音爲求繁殖該圖騰鳥的方法。阿朗塔人（The Arrunta）中長鬚甲殼幼蟲圖騰的人舉行典禮以使該族中旁人所依爲食料的該項幼蟲多能繁殖起來。該典禮底一種就是用啞劇表演成蟲正在脫掉蛹殼的行爲。用樹枝構成長狹的建築來比擬幼蟲的蛹殼。建築之內坐着許多以

幼蟲爲圖騰的人，歌唱該生物之各階級段的變態。此後使用蹲的姿勢躲開這建築，同時歌唱正在脫出蛹殼的該蟲，以爲這末一來，幼蟲底數目便算繁殖了。更如，食火雞本爲一種重要的食品，爲使牠們繁殖起見，食火雞圖騰底人便在地上繪他們那圖騰底聖形，特別是他們所最喜吃的部份，如脂和卵。人們環坐此圖而歌。以後，演員更帶上頭中來代表食火雞底長項和小頭，模仿牠那意無所屬介然獨立而狹視四方的形狀。

### 用於漁獵的感致巫術

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的印第安人

以河海所饒產的魚爲大宗食品。假若到了節令魚尙不來而人民飢餓了，便有一個努替迦(Nookka)的巫者製成浮魚底形像放到魚在水裏普通顯現的方。這種典禮伴以請魚來臨的祈禱，就可使牠們立刻就來。陶來斯海峽(Torres Straits)的島民用尖身鯨類和鼈類的模型去引致牠們底同類來受死。中塞利比(Central Celebes)的陶拉札人(Toradjas)以爲相類的東西可以藉着牠們

內在的精靈或活力（以托）來互相吸引；因而他們將鹿和野豬底牙牀骨懸在屋內，以便牠們底精靈吸引同類的活物到獵者底路徑上來。尼亞斯（Nias）底島上，當一個野豬落阱的時候，便將牠取出來用九枚落葉在背上磨擦，相信這樣一來，就會有九個野豬落阱，如同九枚樹葉落地一樣。東印度羣島的撒帕婁阿（Saparoeca），哈婁口（Harokoe），和糯撒牢特（Noessa Laut）各島上，漁翁在海中設筌捉魚之先，須尋一株樹，樹上的果實鳥啄最多的爲佳。由此樹上伐下個大枝子來，使作筌底中柱；因爲他相信，樹既誘了許多的鳥到果上，樹上的枝也要同樣地誘許多的魚到筌裏。

英屬新幾內亞用一種魔力以助獵人刺穿尖身鯨類或鼈類。將居於椰子樹的甲殼蟲放在安置矛頭的柄孔裏，以便矛頭刺鯨刺鼈刺得很牢，就像甲蟲刺人刺得很牢一樣。當一個柬埔寨（Cambodian）獵者設了網而無所得的時候，他便自己脫個赤條精光，走出些距離去，再很閑散地步到網所，就如不知

有網似地而自陷其中，乃大呼曰，『嘻！這是甚麼？恐怕我被捉了吧？』此後那網便可一定捉住獵物。在我們底蘇格蘭高地也演過同類的啞戲，尙有活人能記得。麥克當諾饒德牧師 (Rev. James Macdonald)，現居壇絲乃斯的瑞艾 (Reay in Caithness) 地方，說他小的時候，和夥伴在洛克阿萊恩 (Loch Aline) 附近釣魚，倘若時間很久而無魚來吃鈎，他們常使一個夥伴跳下水去，再由水裏將他提出來如同提魚一樣；此後鱒魚或鯉魚便來慢慢地吃鈎。在淡水裏來的就是鱒魚；在鹹水裏來的便是小鯉魚。一個加列爾印第安人 (Carrier Injine) 設阱獵貂以前，在火旁獨眠十夜，以小杖壓項。這能使該杖在阱內壓到貂底背上。新幾內亞的西邊有個大島叫作哈爾馬害拉 (Halmahera)，島底北部居有迦利拉里斯人 (Talelarcese)，他們底格言是：你要裝槍的時候將子彈先放入你底口然後放入槍底口；因為這樣你便算實際地吃了子彈所要中傷的獵物，而子彈便不會不命中的了。馬來人如已設阱而蛟未得的時候，吃咯喇飯

必要小心，先接着吞三塊米飯，以使爲蛟所設的餌會很容易地陷入蛟底喉嚨。他也要小心不由咯喇飯裏揀出骨頭來，以免敷着餌的尖杖也同樣自脫，而蛟得餌獨逃。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獵者吃飯以前，要先使人將咯喇飯裏的骨頭揀出來，不然，就會在某個時候陷於困難——吞了骨頭呢？失了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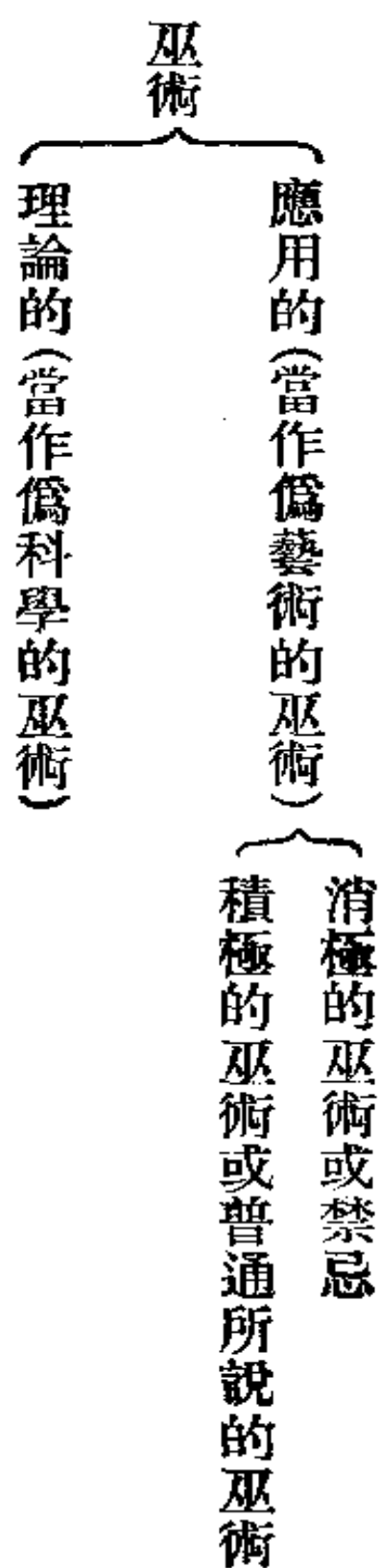
**消極的巫術或禁忌** 上述的規矩是獵夫忌做之事底一個例子，以免按

着同能致同底原理，使他底幸運失敗。但交感巫術不只包括肯定的教訓，且也包括很多否定的教訓，那就是，禁令。他不但區區地告訴你做甚麼，他也告訴你不要做甚麼。肯定的教訓是符咒；否定的教訓是禁忌。實際說起來，禁忌底全體教旨（不然也是大部分的教旨，）似乎不過是根據交感巫術之相似接觸兩大律而有的特別應用。這些律，固然沒有許多字來編定過，也沒有在蠻人底心中來抽象地理會過，然而他卻默默地相信牠們管理大自然底運行，而且與人

\* 譯註：用黃薑調野物和大米的飯。

的意旨不相系屬。他以為如按某種方法去作，就有某種結果。根據二律之一，因緣而致；若某種結果似乎危險或不如意，他便注意避免某種方法，以免招致不利的事。換言之，根據他所誤認的因果律，凡以為有害的他都不作，而將自己屈服於禁忌。因此禁忌便成為應用巫術底一種否定的應用。積極的巫術說的是，『幹這個以便有某某事出現。』消極的巫術或禁忌說的是，『不要幹這個以免有某某事出現。』積極的巫術是所以產生所欲求的事；消極的巫術或禁忌是所以預防所不如意的事。然兩種結果，如意的和不如意的，都以為是根據相似律和接觸律而招致的。欲求的事既不真是遵行巫禮的結果；同樣，可怕的事也不是違犯禁忌的結果。所以為惡的事如真隨著違犯禁忌而來，那禁忌便不成禁忌而成了道德底教訓或常識了。『不要將手放在火裏，』不是禁忌而是常識底規律；因為被禁止的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是真的壞處，而非幻的壞處。總而言之，那些我們叫作禁忌之否定的教訓，其虛浮無效，等於那些我們普通叫

作巫術之肯定的教訓。這兩件東西不過是一個大謬底兩端罷了；而這個致命的大謬，便是聯想底誤解。普通巫術是這個大謬的肯定端，禁忌是他底否定端。設若我們要用巫術這個名詞來概括這個理論和應用的謬誤系統之全體，禁忌底定義可以說是應用巫術底消極方面。作出表來就是——



在漁獵各事要根據交感巫術來遵守禁忌 我說了這些關於禁忌的話，一來因為我要舉些獵夫，漁夫，和傍人所遵守之禁忌的例子，二來我也要說明這些例子都屬於交感巫術，都不過是交感巫術底殊特應用。埃斯吉謀（Eschylus）

mos) 的童子不准玩『貓底搖籃』，以免他們底手指將來被叉齒嚙住。這種禁忌，很顯明地是相似律底一種應用。玩『貓底搖籃』的時候，兒童底手既被線繩纏住，他長大捕鯨的時候也要被叉鯨的叉齒嚙住。加爾怕塞山 (Carpathian Mountains) 中居住的胡咀魯人 (The Huzuls) 當獵夫吃飯的時候，他底妻子不能紡線，不然，野獸就要像紡錘那樣地旋轉的起來使獵夫難於命中。這也是緣用相似律的禁忌。同樣，古意大利的大多處，法律都禁止婦人走在大道上紡線，或公然地攜帶紡錘；因為他們相信，那樣作會傷害禾稼。這個意思大概是說紡錘底旋轉要將玉米桿扭起來而長不直了。庫頁島的哀攤人 (The Ainos)，不許妊婦在產前兩個月紡物或捻繩；因為他們以為那樣會使胎兒底內臟擰起來像繩子一樣。依同一的理由，印度比拉斯破兒 (Bilaspur) 地方，村長會議的時候，列席的人都不准轉紡錘；他們以為那樣會使所討論的事，像紡

• 譯註：就是兒童底線耳戲，用線作種種變化的格式。

錘一樣地打圈子，永遠解決不了。東印度羣島有些地方，到獵戶家去，必須一直地進去，不可遲疑，設若遲疑的話，野獸便會同樣地走到阱前而回去，不被捉住。中塞利比 (Central Celebes) 的陶拉札人 (Toradjes) 也依同樣的理由定下規矩，有妊婦的地方，登房梯的人不准停住或遲疑，以免產兒困難；蘇門達拉有些地方，妊婦不准依門不動或停在梯底頂端，她倘若忽略了這樣要緊的預防，便罰作苦力。尋樟腦的馬來人都吃乾糧，就用大塊的鹽，很注意不將鹽搗得太碎。理由是，樟腦既以粒形集於樹幹的裂窩，若尋樟腦而吃細鹽，樟腦也要以細粒發現；若吃粗鹽就可保證樟腦顆粒也大了。婆羅洲尋樟腦的人用檳榔島 (Bangiang) 棕樹底革狀葉鞘作盛飯的盤子，事情不告竣，盤子便永遠不洗，恐怕一洗，樟腦便會溶化而自樹窩裏不見了。很顯明地他們以為洗盤即是將樟腦底結晶從樹上洗掉。達羅牢斯省 (Taros) 有些地方，大宗出產為膠質的紅色染料 (lac)，該料乃是一種紅蟲分泌在樹底幼枝上的，而該蟲的附在樹枝必須用

手送上去。凡揀集這膠的人都不要自己洗濯，特忌沐頭，恐怕髮上的寄生蟲一掉，而在枝上的昆蟲也就掉了。一個設網捕鷹的黑腳印第安人（Black Foot Indian）正在看守的時候，無論怎麼也不吃玫瑰花蕊；因為他說，他若吃花蕊，則鷹近網陷的時候，在他自己胃裏的花蕊便會使牠發癢，結果便是牠不去吃餌而只是坐着搔癢。依同樣的思想，獵鷹者看守網陷的時候也不用錐子；因為他要用錐子掘刮，鷹必抓他。他在外獵鷹的時候，倘若他底妻或子在家用了錐子，他也同樣地遭殃，所以他不在家是要禁止他們玩弄這宗傢具的，恐怕一不小心就會使他受傷。

**禁忌的食物** 野蠻人所持守的禁忌之中，沒有再比禁吃某種食物爲更多數爲更重要的了，而這種禁令之中，多數都很可證明是源於相似律的，所以也是消極的巫術底例子。野人既以某幾種動物或植物賦有一種如意的屬性，而吃了牠們以冀得到該項的屬性，他也同樣地以另幾種動物或植物染有某

種不如意的屬性，而忌吃牠們以冀避免該項的屬性。吃前一種，他實行的是積極的巫術；忌後一種，他施行的是消極的巫術。這種積極的巫術我們以後要見着許多；現在我將消極的巫術或禁忌舉出些例來。馬達迦斯加 (Madagascar) 的兵士有許多不准吃的東西，恐怕按着感致巫術底原理他們會被該項食物底危險或不如意的品質所污染。因此他們不准吃猴肉，『恐怕這種動物會因有見驚而蜷作球形的性能而使吃牠的人得到畏縮的性癖。』再說，凡是兵士都不該吃牛膝，以免使他像牛那樣，膝部軟弱，不能前進。而且一個武士應該小心忌吃戰死的雄雞或任何被刺死的東西；在他出去打仗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將雄的動物殺在他底家裏。這似乎是很顯然的，他若吃戰死的雞，他自己也要在戰場上被殺；他若吃刺死的動物，他自己也要被刺；倘若雄的動物當他不在的時候被殺在他底家裏，他也要同樣地甚或同時地被殺在戰場上。而且馬達迦斯加的兵士必要避吃腰子，因為該處的話，腰子和『被射擊』是一個字；

所以他一定要被射擊，如果他吃腰子。

讀者或已注意到前舉例中，有些禁忌底魔力是可以隔着遠的距離發生效力的。如黑腳印第安人獵鷹者底妻和子在獵者不在家的時候不准用錐子，以免獵者在外被鷹底抓。一個馬達迦斯加的兵士出外打仗的時候，不准在他底家裏殺牡獸，以免獸的被殺及於人的被殺。相信隔着距離的人或物可有交感的作用，乃是巫術底要點。隔着距離而有行為底可能，不管科學對他存着任何樣的懷疑，巫術是不存絲毫疑惑的；對於他心通的信仰乃是巫術底基本原理之一。一個近代的他心通宣傳者不難說服一個野蠻人，因為野蠻人很久以前便已信服他了；他不但信服他，而且根據他底信仰實際地去作。關於這一點，就我所知，他底文明師兄弟尚不會施行得到家。野蠻人不但相信巫術的儀節可以隔着很遠來影響人和物，而且日常最簡單的行為常常為一套多多少少很吃力的法典所支配着；他們以為偶一不慎而違反了這個法典，便會將他們

那出外的人陷於不幸或死亡。具體說，一隊人出外打獵或打仗的時候，他們底家居族屬常常是被期望着作些事或忌些事以保佑他們底平安和勝利。下面便舉些例，將這等巫術之他心通底積極消極兩方面來說一說。

牢斯(Isoos)地方獵象者出發的時候，必要警告他底妻當他出外的時候不要剪她底髮或膏她底身體；因為她若剪她的髮，象便衝破獵網，她若用油膏體，象便滑網而過。笛阿克(Dyak)村全羣到森林去獵野豬的時候，居家的人不准用手觸油或水；因一這樣作，獵夫便都會『油了手』(“butter-fingered”)而野豬就滑手而逃。

**婦人不貞對於丈夫的壞影響** 東非洲的獵象者相信，倘若當他們不在家，他們底妻子會不忠實起來，象便力勝獵者而殺之或重傷之。因此，一個獵者倘若聽見他底妻有了敗行，便就捨獵回家。一個瓦溝溝(Wagogo)的獵者倘若不成功或被獅所傷的話，他便以為是他底妻在家不幹好事所致，而大怒返家。

他在外邊打獵，她不准坐着讓任何人由她底後面過去或在她底前面站着；她必須以面向下，伏臥牀上。包利未亞（Bolivia）的毛克早印第安人（The Mokos Indian）以爲一個獵者不在家而他底妻不忠實的話，他便會被蛇或虎所咬。所以，他若遇着這樣事，不管他底妻有辜無辜，她就一定要受責罰，而常被處死。一個捕海獺的阿流賢人（Allutian）相信，他不在家而他底妻不忠實或他底姐妹不貞節的話，他便一個海獺也殺不了。

### 尋仙人球的隔地通

墨西哥的許口爾印第安人（The Huichol Indian）

將一種使人吃了而狂喜的仙人球看作魔神。這種植物不是那裏的出產，必須每年經男人跋涉四十三日由遠方取來。男人遠行在路家居的妻爲保佑他們平安起見，永不走快步，更不必說跑步了。她們也盡力佑求這等聖游所給與的福氣，如時雨嘉禾等等；因而便也和她們底丈夫一樣，自行嚴格的拘束。由行程起至仙人球底節行過之間，雙方不在一定的時機都不洗濯；卽在那些時候也

只於用取自出產聖草的遠方的水纔可洗濯。他們也多所禁食。不食鹽，且嚴格地禁慾。凡違反這個律令的必罰以疾病，而尤甚者即致於妨礙了大眾所渴望的結果。健康，幸運，和生命都是要靠採仙人球而得到，因為仙人球是火神底葫蘆；然因潔火不能使不潔的人有福，所以男婦都不但要暫時守貞，而且必須將過去的罪污痕跡鏟除淨盡。男人出行四日之後，女人便集在一起向『祖父火』讖悔她們從小到現在所曾經戀愛過的男人。她們不准有一個不說出來，因為有一個不說，便使男人不能找到一個仙人球，所以她們每個人都用繩作結，有過多少愛人結上多少結子，以幫忙她們底記憶。她將這條繩子帶到廟裏，站在火前，將繩結所代表的男人名字一一大聲宣讀出來，宣讀之後，投繩入火，當神明用他底潔焰將牠焚化的時候，她底罪便被赦免，她便得到平安而走開。從此以後，她嚴守男女之別，就是一個男人由她身邊過去，她都不樂意。同樣，揀仙人球的男人們也要讖悔一番。凡遇一件小疵，即在繩上結作一結，當他們

『向五風談』過之後，便將罪的念珠，遞給領袖，領袖將牠在火中焚化。

### 隔地通

撒拉瓦克 (Sarawak) 有許多土著民族堅信當丈夫在林中尋

求樟腦的時候，妻若犯淫，男人所得的樟腦便要氣化而散。作丈夫的可以藉着樹上某種節紋知道妻在何時不貞；傳說先年有許多女子被妬夫所殺，所持的證據不外這種樹節。而且，丈夫在外採樟腦，妻決不敢觸動髮梳；因為動梳子，能使樹上裂紋像梳齒那樣地空而不被寶貴的結晶體所充滿。新幾內亞西南的刻一羣島 (Koi Islands) 上，一個船要遠行的時候，船甫入水，岸上船身所站過的地位，使用棕樹枝趕快的敷蓋上，愈快愈好；從此而後，那塊地便成了聖地。在船未回港之先，不准有人越過，船尚未回而就有人越過，會使船沈。而且，船行的全期，有三個或四個童女專與水手保持交感的關係，而用她們底行為佑致他們底安全和行程底成功；除有最不得已的事外，她們不准擅離所給用的屋子。以為船尙在海的時候，她們必須一動不動地手置膝間，蜷伏蓆上，她們不准使

頭向左向右，或有任何運動；她們若動，船便也要擺蕩。而且，也不准吃黏的食物，如用蕞蕞實底乳所煮的大米粥一類的東西；因為食物的黏滯會使船行水中也黏滯不前。當水手以為達到地趾的時候，這些規矩也多少放鬆一些；然當行程的全期，女童要禁吃鱸魚之類有銳骨或刺的魚，以免海上的朋友陷於銳利刺痛的困難。設若我們見到家居的人要用交感的作用來為出戰的人盡力求福，則關於戚友隔着距離能為行人保有交感的關係，這層信仰，我們就用不着奇怪。因為戰爭比任何旁的東西都烈害，會有嚴重而鼓動的力量來逼迫最深最摯的情緒。所以，居家的朋友為獲求這等自然而應該的目的起見，就很容易利賴使我見着可憐或可笑的方法——我們若原其存心，便情屬可憐；若觀其取法，便殊可笑。即如婆羅洲有些地方，一個笛阿克人出外殺人的時候，他底妻或他底姐妹（若他尚未娶妻的話）必須日夜佩刀以使他永遠不忘兵器；她也不准在日間睡眠，或在早兩點以前入牀，以免他底丈夫或弟兄在夢裏被敵

人驚醒。撒拉瓦克地方的班庭海笛阿克人 (The Sea Dyaks of Banting in Sarawak) 中間當男子出外打仗的時候，女人持守嚴格而繁縟的法典。有些規矩是消極的，有些是積極的，但完全根據於巫術的感致和他心通底原理。就中有下面的這些。婦人必須很早地醒來，天氣一亮馬上開窗；不然，她們那在外的丈夫們便會睡大發了。不准在髮上使油，不然，男人便要滑倒；也不准日間睡覺或假寐，不然，男子便要在開行的時候打盹。但須每早炒暴玉米，在游廊下亂撒，以使男人動轉靈活。屋子必須收拾得很整齊，一切箱子匣子都要緊靠着牆；因為倘若有人被牠們絆倒，則在外的丈夫便也要跌倒，陷於敵手。每頓飯必須在罐子裏留些米飯放起來，以使在遠方的男人時常有物可吃，不致忍飢而行。婦人坐在織布機上，無論怎樣也不准坐得麻了腿，不然，她們底丈夫便也要骨節遲笨而不能起得很快或脫敵而跑。所以，爲保持丈夫底骨節靈活起見，婦人常要散步遊廊來變換機上的工作。她們不可遮上面孔，以免男人在茂草間或森

林間迷失了道路。更不可用針縫紉，不然，男子便要踏到敵人所遮於道的利針。丈夫出外而女人不忠實的話，他就死在敵人底國土裏。前幾年班庭人替英人向叛黨打仗的時候，這些規矩和許多旁的規矩，都爲他們底女人所遵守，然而不幸！這樣的小心在意，爲他們所得到的好處實在有限；因爲好多男人雖然有忠實的妻爲他們在家裏防守，也不免尋到兵士的墳墓。

在梯木耳島 (Timor) 上，當戰事未了的時候，大祭司永遠不准離開廟堂；他底飯若不是送進去，便是在裏邊做好。他必須不分晝夜地使火燃着，因爲火要死滅的話，禍殃便要降在戰士底身上，爐旁不熱，禍殃不止。而且，他必須僅飲熱水；若當軍隊外出而他飲冷水的話，每滴冷水便都是澆涼了士氣的東西，而這樣一來，他們便不能殺敵致果了。在刻一羣島上，戰士出行之後，婦人就走進門裏，取出些籃子來，裏面盛着水果和石子。她們將菓石用油膏完，放在一塊木板上，一面這樣作，一面喃喃祝道：『太陽老爺，月亮老爺呀，請你讓子彈從我們』

底丈夫們、弟兄們、定婚人、和旁的親戚底身上撞回去，就像雨點從這些膏過油的東西上撞回去一樣。」槍一開火，她們就馬上放下籃子，提起扇子，擁在房外；於是乎一面向敵人搖着扇子，一面跑遍全村，且跑且歌，『金扇啊！讓我們底子彈命中，敵人底子彈落空啊。』這種風俗裏面，用油膏石以使子彈由人身折回，就如雨點由石上折回的禮節，純粹是一段感致或模仿的巫術；但向太陽祈禱，求他樂於使這魔力發生效果，便是一個宗教的或後來附會上的禮節。扇的搖擺似乎是使子彈命中或落空的巫術，由友方發出來的就命中，由敵方發出來的就落空。

馬達迦斯加 (Madagascar) 的一個老歷史家告訴我們說：『當男人出戰的時候，不到他們回來，婦女不准停止跳舞，接晝聯夜地跳，既不准臥下，也不准在自己底家裏吃飯。他們雖然慾火很盛，也無論如何不准在丈夫打仗的時候和旁的男人私偷；因為她們堅信，如有那樣事發生，丈夫不是死便是傷。她們相

信，她們可以藉着跳舞給丈夫加上力量，勇氣，幸運；因而在這些時候，她們不要給自己以些微的休息，而要持守此風，虔誠不懈。

金海岸 (Gold Coast) 上說耶話的民族 (The Tshi-speaking peoples) 中間，行軍男子底婦人用白色文身，飾以珠球和符籙。在打算開戰那一天，她們配上槍械或製成槍形的木棍，提着『匏匏』 (paw-paws 其形似瓜的菓類) 一面跑，一面切『匏匏』，如同削掉敵人底首級似的。這種啞戲不用疑慮不過僅僅是個模仿的巫術，以使男人對於敵人做到女人對於匏匏所作的程度。在西美福拉民 (Framin) 城，前幾年阿山蒂 (Ashanti) 之戰的時候，麥了特氏 (Pitgerald Marriott) 見過個婦人舉行的跳舞，婦人底丈夫們是當軍事郵差的，她們用白色文身，除小短裙以外，甚麼也不穿。她們底領袖是一個縐面的老覲，穿着很短的白裙，梳黑髮作長角突出狀，她那黑的面孔，胸脯，臂，腿等等，都穠穠實實地飾以白圈和新月各形。一切人都提着水牛或馬尾製成的長白拂塵，且歌且舞曰：

『我們底丈夫進了阿山蒂，保佑他們在地面上掃淨敵跡。』

英屬哥倫比亞的湯姆參印第安人(Thompson, Indians)，男人羈身征途的時候，婦人時常舉行跳舞，以使戰舉成功。跳舞者揮動刀子，拋擲長銳的棍子，或將有鈎頭的棍屢屢擲來擲去。拋擲棍子是象徵刺穿敵人或披靡敵人；提回棍子是象徵保障自己底人免於危險；有鈎頭的棍子是特別用作救命的器具。婦人永遠使她們底武器指向敵國，她們用紅色塗面，且歌且舞，並向武器祈禱保全他們底丈夫，殺死多數的敵人。有些人用鷹毛附於棍底尖端，跳舞完畢之後，就將武器藏起。設若一個丈夫在外打仗的婦人，取出武器的時候，以爲上邊見着了頭髮或一塊頭皮，她便知道她底丈夫已經殺死一個敵人；然若在上邊見着血跡，她就知道他已受傷或死亡。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的瑜祈(Yuki)部落，男人出戰的時候，家居的婦人不曾睡覺；她們繼續地作環形跳舞，搖動多葉的法杖，向之持誦。她們說，她們若不斷地跳舞，她們底丈夫便不會疲乏。后查

勞特羣島的海達印第安人 (The Haida Indian of the Queen Charlotte Islands)，男人出戰的時候，家居的女人早晨起得很早，捕向子女，佯虜爲奴，作爲打仗的神氣，以爲這可使她們底丈夫們去同樣地做。男人羈於征途而他底妻若不忠實的話，他大概是會被殺的。在家的婦人，十夜之內，都頭向戰用獨木舟所行駛的方面臥着。十夜而後，便轉變方向，以爲戰士已在越海歸家了。在馬塞 (Massey) 的海達婦人，男人出戰的全時間，都要跳舞，且唱戰歌，並使周身各物保存某種秩序，以爲一個妻若不遵守這些風俗便會因而殺死她底丈夫。歐利撓口 (Orinoko) 的加利伯印第安人 (Carib Indians)，若有一隊人出戰，村中居留的朋友都要盡力推算他們向敵進攻的準確時間，推好之後，即將兩個童子，放在板櫓上，極嚴酷地鞭打他們底赤背。他們由小的時候就培養成了堅決的信念，以爲他們那戰士底勇敢和成功要靠着他們忍受這種試驗的堅貞和果毅，有了這種信念底幫助，他們便會安然受苦，不作呻吟。

**根據感致巫術人可影響植物** 引用感致或模仿巫術底原理去求福利，有許多用法，使草木依時結果，便是其中之一。遠靈真（Thüringen）地方種麻的，男人用長囊荷種，其長及膝，並大跨步使囊在背後搖蕩不定。相信這樣能使麻在風中蕩漾。蘇門達拉的內地，婦人種稻的時候，都要散髮後披，以使稻子長得茂盛，稻梗抽得苗條；同樣，墨西哥古時也有一個節令崇拜玉蜀女神，或『長髮母』。這個節令起始在『梗已長大，鬚已表示顆粒成形的時候。跳舞是節令底主要行動；跳舞的時候，婦人將長髮下披，震蕩而動搖之，以使玉蜀棒長得同樣地扶疏，顆粒也同樣地巨大平整，而人民便可食品豐足了。』歐洲有許多地方承認跳舞或向空高躍是使禾稼高長的感致方法。即如法蘭士·孔德（Frédéric Comte）地方，就以爲在大齋前的歡宴節（the carnival）應該跳舞使麻長高。

一個馬來婦人將人可用感致的行爲或狀態，來影響植物這個觀念，說得

很清楚。她當穫稻的時候，將上身脫個精光，問她底理由，她回答說，爲的是使粟皮薄些；因爲她杵厚粟皮的稻米杵得厭煩了。很清楚地，她是以爲她穿衣愈少，粟皮愈薄。妊婦能够感傳生產力的魔力，巴發利亞（Bavaria）和奧大利亞的農夫都知道。他們以爲若將樹底第一個果給妊婦吃了，次年樹就結果豐盛。另一方面，巴干達人（Baganda）相信，一個不生育的婦人，會將她底不生育傳到丈夫底果園，而使樹不結果；所以，一個無子息的婦人通常是得離婚的。希臘人和羅馬人都用妊婦祭穀和地底女神，那是使土地蕃衍穀穗發實，是不用疑惑的。一個天主教的神甫看見歐利撓口（Orinoco）的印第安人，令其婦女抱着孩子，在烈日之下種地，他便責備他們，而他們回答說：『神父，你不知道這些事，所以使你生氣。你知道婦女是慣於育兒，而我們男子不行的。婦女種地的時候，玉蜀杆就長兩三個穗，玉加（Yucca）根就生兩三籃，而且旁的東西，也相當地蕃衍。這是因爲甚麼呢？不過因爲婦人知道如何生產，也知道如何使種子生產。

罷了。那末，讓她們種吧；我們男子不像她們知道的多。」

**多生育的婦人使植物多生果實** 因此根據感致巫術底理論，一個人能

够用不同的行為或情節使植物底生長受好影響或壞影響。例如多生育的婦人可使植物多結果，不生育的婦人可使植物不結果。所以，相信某種個人的品德或遇會有不祥或傳染的性質，便產生許多的禁令或迴避的規條出來；人們禁行某種事以免傳染地上的收穫有不如意的情形。一切這等避忌的風俗或迴避的規條都是消極的巫術或禁忌底例子。即如迦利拉里斯人（The Galileans）就根據個人行為或狀態傳染性的說法，讓你不要在果樹底下用弓射箭，不然，果實就要由樹上落下，像箭之落地一樣。吃西瓜的時候，不要將吐出來的瓜子與備為瓜種的瓜子混在一起；因為倘若這樣作，吐出來的瓜子雖然也能生蔓發花，但花要脫落，就像瓜子從你底嘴裏落到地上一樣，結果是無從長瓜。洽與此同的思想，也使巴發利亞（The Bavarian）的農夫相信，倘若果樹上

用作接木的枝條落到地上，則由該條所長成的樹就要使果實不時而落。當交趾支那的查木人（The Chams）種旱稻地而不要雨的時候，他們就乾吃米飯以免雨落傷禾。

**根據感致巫術植物也可影響人類** 上例所舉都是打算用感致的方法來影響植物的生長，將植物傳上與人相似而得自於人的品質或機遇。然根據感致巫術底原理，其影響是相互的；植物之能傳染人，恰如人能傳染植物一樣。在巫術裏，動與反動相等而反，有如物理學上的定律。車婁起印第安人（The Cherokee Indians）是這種感致的應用植物學底專家。一種豆科植物底根其堅韌的程度可以阻住犁頭。車婁起的婦人就用其根熬水洗頭以韌其髮，其玩球的男人也用牠洗浴以韌筋肉。迦利拉里斯的信仰，以為若吃落到地上的果實，就要染上跌倒的毛病；若吃遺忘了的東西（如丟在壺裏的甜薯或放在火裏的香蕉之類）也要變得健忘。他們相信，婦人若吃兩枚長在同頂上的香蕉，

就要孿生。南美的瓜拉尼印地安人 (The Guarani Indians) 以爲婦人若吃雙穀粒也會孿生。在吠陀時代這種原理底一個奇怪應用便可生出魔力，使被放逐的王恢復其位。做他底食物所用的燃料要取自被斫伐之樹根所長出的枝條。樹根底恢復力量由火而傳及食物，而傳及吃這食物的王。蘇丹人以爲房子若爲多刺之木所構成，則居住該房的人其生活也要艱困荆棘。

**利用死者的感致巫術** 感致巫術底一個繁榮支派就是利用死者的方法；因爲死者既不能看，又不能說，更不能聽，所以你可根據感致的原理，用死人的底骨頭或任何受了死之污染的東西，來使人同樣地成瞎，成聾，成啞。卽如在迦利拉利斯人之間，當一個青年人在夜間求愛的時候，他取墳土擲到他那愛人底房頂上，恰在她底父母所眠息的上方，他想這個可使他們在他與其愛人談話的時候不致覺醒；因爲墳上的土可使他們像死人一般地睡去。歷代的梁上君子都是這種巫術底主顧，這種巫術於他們底職業進行上頗有用處。南斯拉

否尼亞 (South Slavonian) 的穿屋賊在他施行手術之先常將死人底骨頭擲過房頂，而用很譏蔑的話說道，『就像這骨頭能够醒過來一樣，也讓這些人醒過來吧！』如此之後，屋內的男女便不會再睜開眼了。同樣，爪哇的賊在所欲侵掠的房子之外，環布墳土，以使屋內的人沉沉睡去。同樣的心理也使身毒人將火葬場的灰散到房門，使祕魯印第安人散播死骨底塵末，使魯參尼亞 (Cathay) 的賊取出脛骨的髓而注入脂肪，燃而持之，環房三匝，如此便使屋內的人死沉沉地睡去。不然，這個魯參尼亞人就用人底小腿骨製成笛而吹之，凡聽到的都要困倦不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爲達到這種目的所取的方法是竊取產生第一個小孩而致死的婦人之左肱骨，在所欲侵掠的房前，先在地上敲敲然後進去；這能使屋裏的人都失掉說話和動轉的能力；他們就像死的一樣，縱能將每件事聽見看見，也完全沒有辦法；然有些人竟真地睡去，致出鼾聲。在歐洲也將同樣的效能歸功到『光榮之手』，那就是將絞死的人手乾而醃成

了的。若將死在絞架上的人脂製成蠟燭，用『光榮之手』作燭臺而燃之，送到誰底面前，誰便不能動轉，即動一動手指也不能夠，就像死去一樣。有時死人底手直接用作蠟燭，或說燭團，因為每個枯脂都要燃着；然在屋內有任何人尚在醒着的時候，五指之一必有一個燃不着。這種邪惡的光，只有乳質可以滅掉牠。十七世紀的強盜多殺害妊婦以用牠們底子宮煉製蠟燭。古希臘的強盜或穿戶賊以為攜帶取自焚屍之薪的炬火可將最兇的狗嚇得不吠且要逃跑。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婦人，如以為家庭生活太被束迫，便取蓋在死人眼上的銅錢，放在酒裏或水裏，洗磨以後，將這酒或水使她們底丈夫飲進去；作丈夫的飲了之後，便不能看見妻子的過失，就如被銅錢覆蓋了眼的死人之不能看見一樣。

遷移動物底品能入於人身的感致巫術 而且，動物常被想作保有於人有用的德能，而感致或模仿巫術使用種種方法使這種德能授之於人。即如薄

傳那人 (Bechuanas)，有些人佩帶獐鼠爲符咒；因爲牠底生命既很堅韌，也可使人不易被殺。有些人佩帶某種昆蟲，蟲雖被截，然尙活着，也有相似的目的。更有些薄傳那人的武士將無角之牛底毛戴在自己頭髮裏，將蛙的皮附在自己底外衣上；因爲蛙是滑的，無角的牛又不易被捉，所以披上這種符咒的人便相信自已不易被捉有如牛和蛙之不易被捉。再說，南美洲的戰士其用鼠毛編在他們自己鬚髮黑鬚兒裏的，必有許多機會避過敵矛，就像黠鼠避過向之所擲之物一樣，這層道理，似乎也很明顯；所以在那些地帶，戰事快要發生的時候，鼠毛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印度底古書裏，有一本說到，當爲戰勝而獻祭的時候，立壇的地方必找一個野豬所曾打滾的地方，因爲野豬的力量是要在那塊土裏的。你要彈獨弦琴而覺得手指笨硬的時候，你便應該捉些長腿的田蜘蛛，用火焙之，而取其灰來擦你的手指，能使你底手指之敏捷靈活有如蜘蛛之腿——最少是迦利拉利斯人這樣想。一個阿拉伯人若想追回他底逃奴，就在地上畫

個巫術圈，圈之中央，釘個釘子，再將一個金甲蟲用線門在釘上，但要注意所取的甲蟲是善動的。甲蟲循環爬動，線便漸纏於釘。每繞一周，牽線便離釘子近些，根據感致巫術底德能，在逃的奴隸便也會被牽到主人底面前。

英屬新幾內亞西部部落之中，一個人捉住蛇必用火燒，以備再進森林時以灰敷腿。這樣一來，便有許多日子蛇不咬他。一個南斯拉夫尼亞的人（South Slavonian）欲在市上行竊的時候，其所需備辦的只是燒一個瞎貓就够了。撿一撿瞎貓灰放到所與爭道價錢的人底身上，如此之後，便可在攤上取走任何物件，而賣主既已變得像死瞎貓一樣地瞎，就不能較死瞎貓更有些許的聰明了。這個賊甚至於可以大膽地問，『我已經給了錢了嗎？』而被蒙的小販便要回答，『啊，自然啊。』中歐洲的土人凡欲養鬚者，所取的捷徑也同樣地簡單，同樣地有效。他們用尖石遍刺頤部，再用形似長鬚鼠的法棍或法石，小心敲打一遍。鼠底長鬚所有的德能自然傳到代表牠的棍或石上；更由着棍和石上很容

易地傳到額部，而額部不久便要于思于思了。古希臘人以爲吃夜鶯肉可使人  
不睡；以鷹膽敷眼昏的人，可使他眼利如鷹。鴉卵可使白髮恢復成黑鴉之黑；但  
採取鴉卵以掩藏年歲之衰邁的人，用卵塗其古色肅然的髮結的時候，最要注  
意滿口含油，不然，他底牙齒也要同其頭髮變得一樣的鴉黑，無論怎樣刮洗再  
也不能使牠白淨了。實際上這個染髮料竟黑得過火，而應用牠的時候每致過  
乎你底希望。

許口爾印第安人(The Iroquois Indians)羨慕蛇背底美紋，所以一個許  
口爾的婦人準備作織活或繡活的時候，她底丈夫就捉一條大蛇來，用劈裂的  
棍子拿着牠，婦人用一隻手從頸至尾摩撫蛇背，再用該手撫她自己底額部和  
眼部，以便在網上做出與蛇背斑紋同樣美麗的花樣來。

**無生物對於人的禍福** 根據感致巫術底原理，無生物也可如動植物  
一樣去散佈福利或散佈禍殃，不過爲福爲禍都在乎該物本身底性質和巫者

底技藝之或激或阻，福流或禍流罷了。在撒馬拉堪(Samaracand)，婦人使孩子呷舐糖塊，而以膠物敷其手掌，使孩子長大之後，口出甜言，手入寶物，有如膠住。希臘人以爲用被狼咬壞的羊毛作衣，要與服者不利，使他刺癢或皮膚不適。他們也以爲一塊狗咬過的石頭，若放在酒裏，凡喝過這酒的人，都要互相爭吵。謀薄(Moab)的阿拉伯人之間，無子息的婦人多借多子之婦底衣服，希望藉着衣服得到衣主底生育能力。東非洲蘇發拉(Sofala)的加夫若人(Caffres)非常怕受如蘆草或稻草之類的中空之物所打，而非常希望被粗棍或鐵棒所打，雖然打得很痛；因爲他們以爲一個人若爲空物所打，他底身體內部就要漸漸消失，以死爲止。在東海裏有一個大殼，塞利薄斯(Celebes)的布金人(The Buginese)叫作『老人』(kadjâwo)。星期五的日子，他們將這些『老人』都顛倒過來，放到自己底門限上，相信凡經過這門限的人，都要活到老。一個婆羅門男孩行冠禮的時候，要用右腳踏在石上，頻頻祝誦曰：『踏此石上，如石之

堅」——新娘成婚的時候，也舉同樣的儀式，祝頌同樣的話。馬達迦斯加（Madagascar）地方鎮避命運不濟的方法是在房柱底下埋塊石頭。普通在石頭上發誓的風俗，其一部分的根據也許就是相信石頭底力量和穩固可使所誓效力充實。丹國老史學家格拉馬蒂加斯（Saxo Grammaticus）這樣告訴我們：『古人選舉君王的時候，常要站在埋植於地的石頭上來發表他們底決定，以藉石底牢固來預兆所舉之事的永固。』

（甲）石 石頭都有重量和堅實，所以都可設為保有普通的魔力，然因石頭底形式和顏色的不同，便將殊特的魔力歸功於殊特的石頭或殊特的種類。例如秘魯的印第安人用某種石頭以增殖玉蜀，某種以增殖白蜀，某種以增殖牛羊。用以增殖玉蜀的石頭造成穗軸底模樣，用以增殖牛羊的石頭造成牛羊底形狀。

梅蘭內西亞（Melanesia）有些地方，通行一個同樣地信仰，以為某種聖石

賦有神異的能力，其能力底性質與石頭的形狀相當。即如海濱上一塊水蝕的珊瑚常與一個麵包果有奇特的相似形狀，所以在板克羣島（Banks Island）的人倘若遇着這樣的珊瑚，必要將牠埋在麵包果樹底根下，以使該樹結果結得好。倘若結果與希望相應，他就取得相當的報酬，將旁人底不甚狀似的石頭放近他底珊瑚，以使牠底魔力染到牠們底身上。同樣，一塊有小圓片的石頭可以用來聚錢；若遇着一塊大石頭下面有許多小石子，就像母豬在豬仔的羣裏那樣，則在石上獻錢可以得到豬。在這些情形和相似情形之下，梅蘭內西亞人不將這種奇能歸功於石頭上，而歸功於石頭之內的精靈上；而且有時像我們所說那樣，要用在石上供獻的法子以薦於精靈；然對於精靈必須薦獻的概念不在巫術的範圍之內而在宗教底範圍了。這種概念與純粹的巫術觀念巫術行為混在一起的地方，普通可以說後者是宗教概念所從出的根源；因為許多根據使我們覺得在思想演化底途中，巫術是先於宗教的。然這一點我們在後

## 面還要討論。

古人在寶石底巫術能力上有很厚的積蓄；實際，根據很顯然的理由，曾經說過，這些石頭在用作飾品以前久已用作符咒了。即如希臘人將有樹形斑紋的石頭叫作樹瑪瑙，而以為若將兩塊這樣寶石繫在耕牛底角上或項上，禾稼便一定可以豐盛。他們更承認一種乳石研在蜜裏為婦人所飲便可生出豐富的乳液。現在克利蒂（Crete）和梅忒斯（Melos）島上的希臘婦人尚用乳石以求同樣的功用。在阿爾巴尼亞（Albania）地方，乳母都佩戴乳石以保障乳水豐盛。希臘人更相信一種石頭能治蛇傷，而名之曰蛇石；若欲試驗牠底效力，你只要研石為末敷在傷上就够了。酒色的『哀米細斯蒂』（amethyst 藍寶石）字義為『不醉』，其得此名的理由是以為牠有使佩者清醒的能力；弟兄兩個若欲同居而善的話，他們便該佩帶磁石，磁石既相吸引，兄弟便可不致分離。

（乙）星 身毒底古書裏有一條規矩，新婚之夕太陽落後，新郎應同其婦

默坐，直到星辰閃爍於天爲止。當北斗出現的時候，他應指給她看，並向北斗祝曰，『你是固定的；我看見你了，你這固定者。求你與我要固定啊，你這興盛者！』於是他該轉向其妻說道，『廣主蒂（*Prithuspa*）將你給我了；你要由着爲夫的這裏得到子息，與我同活百秋。』這個儀式底用意是很顯明地要用恆常的星來防止時運底脆弱和世間福底不定。那是劇慈（*Keats*）最末的十四行詩所表示的願望。

明星啊，我若像你那樣地堅定——我就不在夜裏高懸而獨晶\*。

\*譯者按：劇慈底這首詩作於 1820 年，以下尚有十行。茲爲表現原意起見，附譯如次：

並且睜開永定的眼皮，

有如大自然之忍耐而無眠的隱逸，

看守着流水作牠們那祭司似的工作，

環繞地球之人類的海濱施行純淨的洗禮，

或注視着山間或草澤之上的

新融而落之雪的面具——

不——仍舊堅定地，仍舊不變地，

枕在我那美麗的愛人之成熟的胸肌，

去永遠地感受牠底輕落和輕起，

永遠醒覺着在一個甜的不安裏，

靜靜地，靜靜地去聽她那柔和的呼吸

且就這樣活下去——否則銷魂以爲墟。

(丙)潮 住在海邊的人們一定不能不受海水不斷之起伏的印象，而且

根據我們這裏所討論的交感和形似底粗陋原理，很容易在潮汐和動植底生命之間尋求一個細微的關係，一個秘密的和協。在潮漲的時候，他們不但僅僅見到滋長繁榮和生命底象徵，而且見到他們底原因；在潮落的時候，他們不但

看出失敗，孱弱和死亡底不幸的徵兆，更能看出他們底真實主動者。卜來頓

(Breton) 的農夫以為在漲潮的時候所種的金花菜長得要好，而當水低或潮落的時候所種的一定長不成熟；而吃了這些植物的牛也要把肚皮迸破。農婦相信，最好的黃油是做在潮方漲完起始下落的時候；在教堂裏冒沫的牛乳不到高潮下落，不會停止冒沫；在潮漲的時候所提出的井水及所擲出的牛乳，要在罐裏或盤裏沸騰而溢到火裏。有些古人說，海豹底皮雖已剝下來仍能與海水保持着秘密的交感作用，且當潮落的時候尚看見牠在蕩動。另一種古代信仰，說是亞里士多德底，以為不到落潮物必不死。我們若能信任普利聶 (Pliny) 底說話，則這種信仰，關於人類方面已在法國海濱為經驗所證實。佛義老斯欵他斯 (Philostratus) 也正告我們，在加底茲 (Cadix) 地方，將死的人不到落潮是不會嚙氣的。歐洲有些地方仍舊存着一個同樣的想像。堪他卜廉濱海 (Cantabrian coast) 的人們以為有劇病的人都死在潮水起始低落的一剎那。在葡萄

牙，威爾士所有的海濱，和卜利檀（Brittany）有些濱海的地方，聽說有一種通行的信仰，以為人生在潮長的時候，死在潮落的時候。迭更司（Dickens）證明在英格蘭也有同樣地迷信。『濱海的人，』排告台（Pegotty）君說，『非在潮落的時候是不會死的。非在潮漲的時候，人也不會降生——潮不來不算正式的降生。』這種以為大多數的死亡都發現在落潮的時候的信仰，據說通行於英格蘭東海濱山淖爾撒不爾蘭（Northumberland）至肯特（Kent）的地方。莎氏比亞必熟習這種信仰，因為他讓發爾斯塔夫（Holstaff）死的時候『恰在十二點至一點鐘之間，正在起始落潮的時候。』北美太平洋的沿岸海達人（Haidas）之間也有這種信仰。當一個海達善人將死的時候，必要看見一個獨木舟載着幾個死過的朋友，順潮前來，歡迎他到靈界裏去，『跟我們來吧。』他們說，『因為海潮要落；我們必須走了。』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底斯蒂芬司口岸（Port Stephens）上所居的土人都在漲潮的時候埋葬死者，

沒有在落潮的時候的，恐怕死者底靈魂要被退潮帶到遠方去。

### (丁) 壽衣

中國人爲保證長命起見採取某種複雜的巫術東西。這種東

西，根據感致的原理，將由時令氣節人物等等所得到的法力集中起來。傳達這種幸運所採取的工具就是裝老的衣服。中國人許多都在活着的時候將殮衣備辦下，大多數都要處女或少婦來剪裁縫紉，而很聰明地計算着：處女或少婦既然總尚活得好久，她那長命的機能定要傳到殮衣上來；因此可使殮衣有許多年用不着。這種衣服能在閏月的年裏做更好；因爲這於中國人底思想似乎很明顯，殮衣既做在一個特別長的年裏，就要保有一個機能使壽命有非常延長的程度。殮衣之中有一件套衣，是要特別用功以使牠保有這種無價之德的。那就是一件深藍色的綢衣，滿用金線繡成『壽』字。給老親一件這種貴重美麗的套衣，通稱『壽衣』，在中國人底眼裏，是一件孝行，一種關心的記號，而爲人所獎譽的。壽衣既以延長衣主底壽命爲目的，所以衣主就要常穿一穿，而過

節令的時候更屬要緊，以使繡衣金字所創作的長壽影響在他底身上發生充分的作用。別特別是遇到壽誕之日，壽衣幾乎不能不穿；因為中國的常識使人在生日貯下很厚的生活精力，用在一年的健康和精神上。他穿上這件華耀的衣服，週身毛孔都在吸收着牠的福氣，很謙遜地接受戚友底慶賀，他們都要豔羨這種盛禮及子息奉親以這種美麗而有用之禮物的孝行。

(戊)建築底形勢 同能致同這種格言的另種應用也可以在中國底信仰裏兒出來，那就是，一個城市底幸運要受其形勢的影響，而以形似的東西之性質為轉移。相傳古代泉州府底城勢頗似鯉魚，而其臨城永春恰似魚網，所以泉州的人常受永春的侵凌，直至泉州建了兩個高塔為止。這兩個高塔現尙矗立在泉州城裏，自從建築了牠們之後，就使那想像的網不再下投以網羅所想像的魚了。四十年前的光景○上海底聰明人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尋求一個當

譯註均在福建省 ○譯註原書在 1923 年出版。

地叛變底原因。仔細考察之後，他們證明了叛變底起因由於一座新建的大廟不幸適如龜形；因為龜之爲物是最壞的東西。當時困難是嚴重的，而危險是緊迫的：毀廟吧，那是不敬的行爲；由牠存在吧，那又等於養癰貽患使牠繼續發生同樣或更壞的禍患。然當地風水大師際會而起，很勝利地解決了困難，免除了危險。他們填了兩個代表龜眼的井，這個不名譽的動物馬上就變成瞎子而再不能夠惡作劇了。

**虛演不如意事以抵凶兆** 感致或模仿巫術有時用來藉着佯行假效以註銷凶兆，這種作用在乎拿假禍替真禍來欺騙命運。在馬達迦斯加 (Madagascar) 這種欺騙命運的辦法已經變成一個正規的制度。每人底命運都以他降生的時日爲斷，降生的時日若不幸的話，除用代替的方法以祓除不祥外，他底厄運便算註定了。祓除之法種類頗多。譬如一個生在二月一日的人，長大以後，他底房子必被火焚。爲先事而動，免除焚房之災起見，小孩底朋友便和田間

或牛圈裏蓋所棚子，取火焚之。若欲這種儀式有真實的作用的話，則小孩和其母親便該站在棚裏，而在不太晚以前，如抽焚薪似地由火裏提將出來。再如十一月是淚月，生在該月的都主悲哀；若欲撥散籠其前途的愁雲，只要他揭起沸水的壺蓋而揮之就夠了；因爲壺蓋所落下的水滴完結了他的厄運，而避免了他底涕泗滂沱。更如一個未嫁的幼女，若命運註定她那尙未降生的子嗣要以悲哀而夭折的話，她可用下法破破：她害一個螳螂，包以布條以代表屍衣，而向之哀號如拉結（Rachel）之哭她底孩子沒人能够勸慰她一樣。她更捉十數多個螳螂，剝去裕餘的足翅，放到牠們那包以屍衣的死夥伴底旁邊。這些被傷之昆蟲底嗡嗡聲及其肢體底顫動，便代表送殯者悲號蹣跚的情形。將死螳螂埋葬之後，其他的仍舊讓牠繼續哀毀，直到死亡解除了牠們底痛苦爲止；她將亂髮梳好之後，就離開墳墓，步伐體態都和身荷重憂的人一樣。從此以後，她便很可樂觀，望着孩子們承繼她；因爲她若兩次爲他們哀悼營葬，是不可能的事。更

有一例，倘若有人命運不濟，被窮鬼所跟，他可很容易地將這窮記號洗掉，方法就是買兩顆價在三個半便士的珠子掩埋起來。因為除非世上的富人誰能拋棄珠子呢？

### 三 染觸巫術

上面所述，只及交感巫術底一端，那就是可以叫作感致或模仿巫術的。他底主幹原理，我們已經見到是同能致同或說果必似果。交感巫術底另一大端，便是我們所叫作染觸巫術的。他所遵循的概念是：曾否結合在一起的東西，後雖遠相分離了，也要保持着一個交感的關係，而使對於這個作的也必同樣地影響那個；所以染觸巫術底邏輯根據，就像感致巫術一樣，也是聯想底誤用。他底物理根據（設若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也像感致巫術一樣，是一種物質媒介，就像物理學底以脫似地，用以假設來聯合相隔的東西而互傳印像。染觸

巫術所最習見的例就是人和脫落了的遺體如髮甲之類其間有交感的魔力，所以無論是誰只要得到人髮或指甲，便可隔着任何距離向該物底本身運行他底意旨。這是普遍全世的迷信。關於髮與甲底例在本書以後可以見得着。

### 牙底染觸巫術

澳洲的土人每個青年在他享受成人底權利以先，必須

經過冠禮；而在這等禮節裏面，將青年底門齒打落一個或數個是很普通的辦法。這個辦法底理由不很顯明；與我們現在有關係的便是那對於交感關係的信仰。他們相信拔落的齒以後繼續能與該青年保持交感的關係。新南威爾士 (New South Wales) 達令 (Darling) 河一帶，有些部落，所拔的牙都放在一個近水或近水溝的樹皮底下；如樹皮長得覆蓋了牙，或牙落在水裏，一切都順利；然若牙出土外或爲蟻所覆的話，則土人相信該童要患口疾。新南威爾士的木爾令 (Murrumbidgee) 和旁的部落，所拔的牙先爲一個老人所看管，更傳遞於各首領人物之間。在當地週轉一過，而後再傳到童子之父底手裏，最後傳到童子自

己底手裏；然在相傳之間，無論如何，不准放在貯存巫術物件的囊裏；因爲他們相信這樣作要使牙主蒙受大險。故去的郝危特博士 (Dr. Howitt) 曾有一次作過在冠禮所拔之牙底看管人，而老人們很誠懇地請求他，不要將牙放在囊裏；因爲他們知道他有一個盛着石瑛結晶體的囊。他們告訴他說，他若那樣作，則結晶體底魔力就要入於牙齒而傷害作牙主的童子們。其後郝危特博士離開這個冠禮幾乎一年之久了，尙有木爾令部落底主要人物之一，跋涉二百五十左右哩，由家裏訪他去取回牙齒。這人說，他被遣底原故，係因童子之一有了病，以爲那是牙齒受傷所有的影響。郝博士指證給他看，牙被放在一個匣子裏，與任何能影響牠如石瑛之類的東西隔得很遠；其人於是就很小心地將牙包好，藏蓋起來，帶之回家。

巴蘇頭人 (Basutos) 很謹慎地掩藏他們所拔出來的牙齒，以防牠們落到某種怪物手裏，怪物游平墳墓，若遇牙齒施以魔力，則牙主必要受傷。蘇塞克

斯(Sussak)地方，約在五十年前一個女僕若見拋棄孩子底落齒，必要罵其警告着說，倘被某種動物遇見而咬傷的話，則孩子底新牙無論如何也要像該動物底牙了。她在老西門斯(Simmons)底身上找出證據來，他底上牙牀上不是有個豬牙嗎？這種人材上的缺陷他常常宣說是他底母親將他所脫下來的牙偶然投在豬槽子的原故。一個相似的信仰也使人根據感致巫術底原理，去用新而好的牙來代替舊牙。即如世界許多地方都有一個通行的習俗，將所拔的牙放在老鼠所可找到的地方，以便藉着落齒和齒主之間繼續存在的交感作用，他底其他牙齒可以得到有如這齧齒動物之牙齒底同樣堅固，同樣銳利。如在德國，你若取出牙齒，就該把牠放進鼠穴，這事據說在德人中間已成了幾乎普遍的格言。因爲若將小孩底乳齒放進鼠穴去，便可使他不至牙痛；不然，你就應該走到鍋爐後面，將牙擲過頂後，說道：『老鼠啊，你把你底鐵牙給我；我把我底骨牙給你。』從此以後，你底其他牙齒就要保住了。距歐洲很遠，在太平

洋的拉拉唐迦 (Raratonga) 島上，一個孩子將牙拔下來的時候，常常誦說下面的祝語：

『大鼠！小鼠！這裏是我底舊牙，請你給我一個新的吧。』

於是便將牙齒投到房草上，因為老鼠是在敗草上打窩的。這個時候要求老鼠的原故，就是因為老鼠底牙齒是土人所知之最有力的牙齒。

**臍帶和胎衣等底染觸巫術** 身體旁的部份脫落而後，普通尚相信與身體保持交感作用的就是臍帶和胞衣，胎盤也在其內。其交感作用，通常所想像的，實在親密得很，本人一生的運氣好壞，都與這些東西之一部或數部，有直接的關係。他底臍帶或胞衣若保存得好，他就要興旺；倘若受傷或遺失，他就要遭殃。如西澳某部落就相信人之是否善於游泳乃在乎產生他的時候他底母親是否將臍帶投入水中。閩斯蘭 (Queensland) 之盆內發子河 (Pennefather R.) 一帶的土人，相信孩子魂魄底一部份 (Cho-i) 居在胞衣裏面，所以作

就將胞衣拿去，埋在沙子裏。更在那裏用樹枝插成環形，束其頂端，使成錢櫃。用泥娃投進婦人底子宮使之懷妊的精靈安吉（Anjae）走到那裏的時候，他便將其精魄取出，帶到樹木，石孔，或淺湖之類他底住所裏面，居留幾年；然到一個時期他就將這精魄放到一個嬰孩裏，而再生於世界。加羅林羣島（Caroline Islands）之一，剖那婆（Ponape）的島上，臍帶都放在一個殼裏，然後再按父母爲其孩子所選擇的事業如何而處置了牠；譬如他們要使他善於爬樹，便將臍帶放在樹上。刻一羣島上的人（Kei Islanders）將臍帶按着孩子底性屬看作孩子底弟兄或姐妹。他們將牠放在灰罐裏，掛到樹枝上，以便牠看守牠那夥伴底命運。在蘇門達拉（Sumatra）的巴塔克人（Bataks）之間，與許多印度多島海的其他人一樣，胎盤要備作孩子底小弟弟或小妹妹用，因而埋在房子底下，其次胎之男或女均以此孩之是男是女爲斷。依巴塔克人所說，胎盤與孩子底福利有密切的關係，似乎實際是靈魂遷移的座位。關於這一點，以後尚有可說。

迦羅巴塔克人 (Karo Bataks) 甚至於確說，人底兩個靈魂乃是真魂居於屋下的胎盤上；他們說，那就是生子的魂。

巴岡達人 (The Baganda) 相信，每個人都是雙生的，因為他們以為胞衣是第二個嬰孩。作母親的將胞衣埋在甘蔗樹底之下。埋上以後，其根便成聖物，直到果熟採下供給家庭聖宴為止。車婁起人 (Cherokees) 之間，女孩底臍帶都埋在玉蜀白下，以使她將來成個好的製造麵包者；而男孩底臍帶便要掛在林間的樹上，以使他成個獵夫。祕魯的因加人 (Incas) 很小心地保存臍帶，何時小孩有病，就給他去呷吮。古墨西哥多將男孩子底臍帶交給兵士埋在戰場上，以使孩子有好戰的心；女孩子底臍帶則埋在室爐之旁，因為他們相信，這可感發她愛家的心和烹飪的滋味。

就在歐洲仍有多人相信人底造化多多少少是與臍帶或胞衣連在一起的，在來因流域的巴發利亞 (Rhenish Bavaria)，臍帶就是暫用舊夏布包好，孩

子若是男的，以後再將牠切成碎片，若是女的，則再將牠挑成細絲，以使他成個精巧的工匠，或她成個好的縫紉家。柏林的收生婆通常將乾臍帶交給孩子底父親嚴慎地保持着，因為臍帶倘若不失，孩子便可生長旺盛，不生疾患。薄歐斯（Beaucé）和蒲爾士（Perche）的人都很注意不將臍帶扔在水裏或火裏，相信這樣幹，小孩就會淹死或燒死。

### 小孩底保衛靈附於胞衣

世上許多的地方就這樣將臍帶，或更普通地將胞衣，看作活的東西，看作嬰兒底弟兄或姐妹，或看作嬰兒之保衛靈或嬰兒之靈魂底一部份所棲居的物質對象。人與臍帶或胞衣之間所設假的交感關係，在處置臍帶或胞衣之普遍的風俗裏更顯得清楚；有種種的方法都是打算影響人之一生的品格和事業的：如使男孩成個巧的爬樹者，強的游泳者，精的獵夫，或勇的戰士等等；使女孩成個巧的成衣婦，好的麵包匠等等，都在此例。所以關於胞衣或胎盤，次而關於臍帶等等的信仰和行事，與傳佈很廣的游魂或

外魂的說法和風俗，有奇妙的平行形勢。因此，若說這種相似不僅是偶然的遇合，乃是外魂底理論和實行要以胞衣或胎盤爲物質的基礎（從不必爲其唯一的基礎）這話總不致太武斷吧？關於這一層，本書以後再說。

**創傷與致傷之物中間的交感關係** 染觸巫術底一個奇怪的用法，就是通常以爲受傷者和傷人之物中間所有的關係，凡這宗物件所作的事或對於牠所作的事都一定要使受傷者得到相當的好影響或壞影響。普利聶（Pliya）就這麼說，你若傷了人而追悔的話，你只要湮湮傷人的那隻手，受傷者底痛苦就可立時減輕。在梅蘭內細亞（Melanesia），人若得到射傷其友的箭，就將牠放在濕潮地方或涼葉裏面，以使傷者底發炎趕快減輕。同時，用箭射人的敵人也用盡力量，使其創傷加劇。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他便同着他底朋友飲沸烈的汁液，嚙激刺性的葉子；因爲這很明顯是要使創傷發炎而疼痛的。此外，更要取弓近火，以使傷處發熱；並將箭鏃放在火裏，倘能覓得的話。他們更能注意到常

使弓弦提緊，不時彈動，因為這能使受傷的人神經緊張，筋肉拘攣。培根（Bacon）說：『在致傷之物上膏油，就可治好創傷，這是常常申說而被信服的。在這種實驗裏，你可根據受人尊重之人底影響（雖我自己，尙未完全相信，）見到下面幾點：第一，膏傷的膏是用多種的材料製成的，其最奇而最不易得的便是生在未葬的死人之頭骨上的苔蘚，和因難產而死的野豬油或熊油。』根據這位哲學家所說，這些材料所配製的寶膏，不用在傷口上，而用在兵器上，就是受傷的人離得很遠完全不知道都可以。他說，在受傷者不知道的時候，曾將膏試着擦過去，而結果乃是大感痛苦，直到兵器受膏爲止。而且，『已經證實，你若不能得到兵器，而將形如該器的鐵具或木具放到傷口，則在鐵具或木具上上膏，也可得到同樣的效果。』培根所以爲有可注意之價值的這種療法，現仍流行於英格蘭東部各地。即如在撒否克（Suffolk），一個爲鈎尖或鐮刀所傷的人，常要保存該器使之光亮，並膏以油，以免創口潰爛。他若扎了刺，他就將拔出來的刺膏

上油。一個人在修籬的時候扎了刺，去見大夫，大夫告訴說他底手潰發了，他便說道：『那是不會的，因為我將拔出來的刺已經膏得好好地。』馬若踏釘而傷，撒否克的馬夫一定要將釘子保存起來，擦光牠，而且每天膏油，以免馬蹄腫發。同樣，劍橋郡 (Cambridgeshire) 的工人也以為馬蹄為釘所傷，便將該釘用油膏好，放在保險的地方，否則馬不能癒。數年以前一個外科熟手被請治馬，那是被門柱折頁所刺裂肋皮的，他到田家一看，他們除向下起折頁以外，對於治馬甚麼也沒作；因為劍橋人以為將折頁自門柱上取下，膏上油放起來，便可使馬痊愈。愛塞克斯 (Essex) 的村夫也有同樣的意見，人若為筆刀所傷，則將該刀用油膏好，放在受傷者底牀上，是使其痊愈的要件。所以在巴發利亞 (Bavaria) 就有人告訴你，你若為斧所傷，要在一塊夏布上膏油，包起斧刃，且要注意斧刃向上，斧刃上的油乾時，你底傷也就好了。同樣地，哈茲山 (Harz Mountains) 一帶的人也說，你若傷了自己，就該在小刀上或剪子上膏油而用聖父，聖子，聖靈

底名將他放在乾的地方。小刀一乾，創口就好。然在德國的人就說，你該將刀子插在潮濕的地方，刀一生鏽，傷就好了。在巴發利亞（Bavaria）更有人說，你該將斧子或任何傷你的東西用血塗好，放在房檐底下。

這一套的推理爲英德的村人和梅蘭西內亞（Melanesia）與美洲的野人所同具，更爲中澳的土人所推進一步，他們想，在某種情形之下，受傷者底近親必須塗抹起來，節制食料，更用旁的方法裁制行動，以便保證傷者底痊愈。卽如一個孩子已行割禮而創口未復，他底母親便不可吃袋鼠，不可吃某種蜥蜴，不可吃魷魚，也不可吃任何脂油，否則要使孩子底傷口不易痊愈。她每天油塗掘地的杖，永不使牠離到她底視線之外；夜間將牠放在頭邊去睡。她也每天以脂塗身，相信這可影響其子速愈。同一原理，經過德國農夫底妙想，更得細緻一步。聽說來因河流域的巴發利亞或黑斯（Hesse）地方的農夫，若遇他底豬羊折了腿時，就將一個椅子腿用骨夾和繃帶正式地裹好。幾天之內，那個椅子

便沒人可坐，不可移動，不可敲打了；因為那是要使受傷的豬羊加痛，而阻其痊愈的。在此例裏，很顯明地，我們已完全離開染觸巫術底領域而入於感致或模仿巫術了。其代豬羊之腿而受繃治的椅子腿，完全不屬於豬羊，而繃治之者，則是區區仿效一個更較理性的醫生對於真正病者所施的醫治罷了。

### 受傷者與其血漬之間的交感關係

受傷的人和傷人的兵器之間所假

設的交感關係，其所根據的意念大概是以爲兵器上的血漬仍與身內的血液保有同一的感受。新幾內亞旁邊一個島子叫做塔木流（Tumleo），其地的帕普安人（Papuan），也依同樣的理由必將血漬的繃帶拋在海裏；因為他們恐怕這些破布落於敵人之手而用巫術加害於傷者。一次有個嘴裏受傷的人時常流血，去求傳教士醫治，他那忠實的妻子便很費事地收集一切的血跡投入海裏。這種觀念對於我們似乎或者牽強而不自然；然比相信人與衣服之間保有巫術的交感作用，或者更近情理些。信這話的人以爲在衣服作了什麼，則衣服

底主人無論隔得多遠也要感到所作的影響。在維多利亞 (Victoria) 的瓦特周巴路克 (Wotjobaluk) 部落之內，巫者有時取得某人底袋鼠氈，慢慢地上火烤，烤完之後，氈主就要有病。巫者如允破除魔力，就將該氈交給病人底朋友，命他們放在水裏，『把水洗去。』『洗去』之後，病人就感到一陣清涼而行痊愈。檀那 (Tanna) 爲新黑卜來茲羣島 (New Hebrides) 之一，該處的人之有怨於某某而欲致之死者，就設法得到敵人之汗所漬過的布，擦以某種樹底枝葉，再將枝葉布等捆束起來成爲蠟腸狀的長形，送到火上慢燒。這個捲燃着之後，敵卽有病；捲化成灰，敵卽死掉。然在這層法術裏，其交感作用與其說存於人與布之間，不如說存於人與汗之間。但在同類的其他例子裏，則衣服本身似乎卽足使巫者有播弄敵人的把柄。丟克利塔斯 (Theocritus) 的巫婆，當她融化蠟製形像以使她那不忠實的愛人要爲其愛而輾化的時候，她忘不了要將他遺在她家的外衣割下一條，投在火裏。聽說在普魯士，你若捉不住賊，則你所能辦

的事，其次好的，便是得到他底一件衣服，他逃跑的時候，這是或可丟下的；你若痛打賊底衣服，賊就本身得病。這種信仰在羣衆底心裏有強固的根基。約在八九十年前，薄閏德（Barend）附近有一個人，在偷蜜的時候被人發現了。逃走之後，丟下一件上衣，蜜主大怒，痛打其衣；而賊人聽見這事之後，大爲驚恐，臥牀而後，就不起而死了。

藉人底遺跡，特別是脚印，來實行染觸巫術，更進一步，對人所施的交感巫術，不僅藉着他底衣服或他所脫落的廢體各部可以做到，就用他在沙上或土上所留的體印也可作到。特別說，加害於脚印即可加傷於留印的脚。這乃是普遍全世的迷信。澳洲東南部的土人就以爲在脚印上放石瑛石，玻璃，骨頭或木炭，可使丟下脚印的人變成癱子。風濕症的痛苦，他們也常常歸咎於這種原因。郝危特君（Howitt）看見一個塔通溝隆（Tatungolung）人很癱，問他是甚麼原故，他答道，『有人將玻璃瓶放在我底脚裏了。』他正患風濕症，但他相信敵

人找到了他底脚印，在那裏埋了一個破玻璃瓶，其魔力便入到他底脚裏了。

相似的辦法也通行於歐洲各地。梅克棱堡 (Mecklenburg) 地方就以爲將釘子釘在人底脚印裏，可以使他變成癩子；有時釘子是必須得自棺上的。法國有些地方，其傷敵之法，狀態亦同。據說一個老婦常到撒否克 (Safford) 的斯陶 (Stowe) 去，她就是個巫婆。在她走道的時候，若有人在她底脚印上釘個釘子，或插個刀子，她便一步也難再走，直到該物拔去爲止。南斯拉夫的少女遇到其所愛慕之人底脚印，即將土印挖去，貯於花盆，盆內修植一顆萬壽菊，據想那是永不凋謝的。萬壽菊底金花既發，長繁榮永不凋謝，她底愛人底愛情便也要發長繁榮永不凋謝。戀愛的魔咒就這樣地藉着男人所踏過的土而影響到他。一種丹國底定約老法也同樣地根據於人與脚印之間的交感關係的觀念。定約各方都用自己底血互相洒在他方的脚印上，以昭徵信。古希臘也似乎通行同樣的迷信，因爲他們想，馬若踏到狼跡，就要麻木起來；一個歸說於皮撒勾拉

(Pythagoras) 的格言，也不准在人底脚上用釘刺或刀穿。

同一的迷信，也爲世界許多地方的獵夫利用去獲得獵物。德國的獵戶就將取自棺上的釘子釘在野獸底新踪上，相信這個可以阻障該物底脫逃。維多利亞 (Victoria) 的土人用熱灰撒在正在追尋的獸跡上。郝騰頭 (Hottentot) 的獵夫將獸踪下的土，拋一把到空中，以使該獸跌倒。湯姆參印第安人 (Thompson Indians) 常將符籙放在傷鹿底逃踪上；放完之後，他們說以爲當天不必再追了，因既這樣地迷定住，牠是走不多遠就要死亡的。同樣，歐賓薄危印第安人 (Ojibway Indian) 在最先看見的鹿踪或熊踪上放上『藥』，以爲這個能令該物被人看見，就是牠走出兩三天的道路都不要緊；因爲這『藥』有縮數日之程爲數小時的力量。西非洲的母羊獵夫也在羊脚印上插以尖頭的棍子，以使該物四肢受傷而被獵夫追上。

然脚印雖是最顯然的，但並不是巫術用以影響其人的唯一痕跡。澳洲東

南部的土人相信，在人體傾斜所印的痕跡上，埋了石瑛、玻璃，等等尖片，也可傷人；這種尖物底魔力入到他底身體而發生劇烈的痛苦，那就是無知的歐洲人所不知的風濕症。我們現在就可明白因為甚麼皮撒勾拉之信徒底格言是：起牀之後，要將身體在牀上所印的紋形丟平。這種規矩不過是一件對於巫術的古老預防法，而為古代傳給皮撒勾拉的迷信全部法典底一部份，雖然毫無疑義地久在哲學家皮氏之前，已見習於希臘底蠻野祖先了。

#### 四 術士底進步

公的巫術和私的巫術 現在我們已經完結了對於交感巫術底大致原理所下的考究。我所舉的例，多半是舉自可以稱為私的巫術裏的。私的巫術者，即是為個人底福或個人底災所施行的巫術和咒語；然在蠻野社會裏，也常常見到一種巫術，是可以稱為公的巫術的，那便是為全地方底福利而實行的巫

術。這類爲全體底福所有的典禮在任何地方奉行之後，術士便很顯明地不只有私人的行徑，而多多少少變成公共的功用了。這種公人階級底發達，在社會底政治和宗教的兩種演化上，均關重要；因爲全部落底福利既以爲要靠着這種巫術底舉行，則術士便要升到一個多勢多譽的地位，而可以得到或長或王底等級和威權。於是乎這個職業便要將部落裏最有能力最有野心的人吸引進來，因爲他所給的光榮，財富，和勢力等等希望，比任何旁的事業都大。心思銳敏的人很能見得出來，去利用迷信來欺騙他們底軟弱弟兄，來爲自己找便宜，那是如何地容易。這並不是說巫者盡然是騙子和棍徒；其實他每每很誠實地自信他有那樣的奇能——他底儕輩所信賴他的奇能，不過，他愈聰慧，就愈容易看透儂人所信服的謬見罷了。所以這種職業裏最能幹的人便多多少少地趨於自覺地欺人；大凡用超越的能力以出人頭地而操至高的威權者，也正是這些人。職業的巫者難關很多，他非有最冷靜的頭腦，最銳利的聰慧，每每不易

進行順利；因爲術士所有每種專職，每種操持，都是假的，沒有一樣是可以不用自覺或不自覺的欺蒙而能够持續的。所以，真信自己所吹噓之事的巫者，比專心欺騙人的，危險更多，行業更難。誠實的巫者常常期望他底符咒會發生所應許的效果；然失敗不但會常常有，而有時會很顯然地一敗塗地，那個時候，他自己便吃驚不小。他不能像他那棍徒同業，會用很現成的話，去粉飾失敗，而當粉飾的話尚未找出的時候，他已被失望而怒的僱主所當頭痛擊了。

**無上之權趨於落在最有能力最無忌憚之人底手裏** 普通的結果是這樣：在社會演化底這個階段裏，無上的權勢趨於落到智力最精品格最無忌憚的手裏。我們若將他們用惡騙所作的害和用狡慧所作的利兩相抵較，便很可見到善比惡大得甚多。因爲居高位的誠實愚人，比慧穎匪徒，所作的壞事還要多。你那最狡黠的棍徒，一旦達到他底野心最高點，而私利無以復加的時候，他很可以將他底才智，經驗，韜略等等用於公共事務上面，這也是常見的事。謀致

權勢最無忌憚的人，其用之也也不吝惜，不管是用在財利上，用在政權上，或用  
在甚麼上。在政治底舞臺上，爲所欲爲的陰謀家，忍心害理的勝利者，可以作個  
聰明豁達之主以善其後，生爲當世所頌，沒爲當世所悲，以至於後世稱道贊美  
不歇。這樣的人物，舉兩個最彰較的例便是凱撒和奧古士都 (Augustus)。然愚  
夫便永遠是個愚夫，得勢愈大，其用之也也便愈糟。英國史裏最重的禍變與美  
交惡一事，若喬治第三不是個誠實的笨漢，便永不會實現。

### 術士握得權柄遂用專制來代替了蠻野社會之老人手裏的寡頭政治

如此，若按巫術底公共職業對於蠻野社會底組織所有的影響來看，他是資助  
能人得到事業之管理的。他將權力由着衆人手裏送到個人手裏。他用專制代  
替了民治。或說代替了老人底寡頭政治；因爲普通情形蠻野社會並不受治於  
成年男人底全體，乃是受治於老年人底評議會。這個變動，不管致成的原因是  
甚麼，也不管起初人主底品格怎麼樣，全盤說起來，總是有益的；因爲專制底建

立似乎是人類脫離蠻野底主要條件。沒有人受風俗和傳統底蔽塞像你那民主蠻野人那樣地厲害的；所以，也沒有社會底進步，像在那個情形之中那樣地遲緩和困難的了。舊的思想，以爲野蠻人是人類最自由的，其實那是真理底反面。他固然不是一個有形可見的主人底奴隸，然他確是一個奴隸。是過去底奴隸，是其祖先之精靈的奴隸，牠們迷附着他，由生到死，一步不離。牠們用鐵的杖來制理他。牠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善的榜樣，不成文的法律，而爲他所要絕對盲目地屈服的。如此，有天才的人去改良舊習的機會便很少很少，最有能力的人要爲最軟弱最愚笨的人所拽倒；因爲立標準的，是後者，後者既只會躺下而前者便也不能起來了。一個這樣社會底表面，表現一個一致死朽的水平線，在可能範圍之內，減少天然的不平等和天賦才能及性質底不可測量的真實異點，以達到平等底虛膚外形。後來的政客和夢想家所以爲人類底黃金時代，而贊之爲理想境界的這種低下停頓的狀態，一切事之足以使社會脫離了牠而與

能以相當的事和權威者，都值得受歡迎，值得受以衆人實利爲懷之人底歡迎。只要那種提高的勢力起始運行——而且也不能永遠被壓迫下去——文明底進步便變得快了許多。一人得到無上的權力，便能在一生之內，作到數世所不可期及的變動；而且，像常常遇會的一樣，他若是智能出乎其類的人，他也要很便當地利用這個機會。甚至於一個暴主底一陣興之所至的胡思亂想，都可以作爲破壞習慣之枷鎖底工用。一個部落，一旦不受膽小意歧的老年評議會底束縛，而服從於一個堅強一致的指導，便會爲其鄰者所懼而成擴大的事業；這種擴大，在歷史底初期，每每最有益於社會，實業，和智力的進步。地方社會一旦這樣地發展勢力，一面用武力，一面由着弱小部落底順服，就很快地獲得財富和奴隸；財奴一得，便可由苦掙苦吃裏，解放出一級階人來，得到專心求知識的機會；而知識乃是改善人生之最高尙最有勢力的工具。

**智力的進步要靠着經濟的進步，而經濟的進步，則常以侵略或帝國主義**

爲條件 在藝術和科學之發展上，及在較開明的見解之分布上，所表現的智力進步，不能與實業或經濟的進步分家。他是要由着征服和帝國主義裏，得到深湛的衝動的。心智活動最劇烈的暴發，常踵勝利而至；世上最能征伐的民族，在文明底提高和傳播上，也常是做得最多，因而能在平時修復戰事所給的創傷；這等情形，並不只是偶然的遇合。巴比倫，希臘，羅馬，阿拉伯等人是我們過去的見證；我們尙可在日本見得到一個相似的暴發。按着歷史的過程，來設身處地地看，那也不是偶然的事；走向文明的第一大步，都是在像埃及，巴比倫，祕魯等處，那樣的獨裁神治的政府之下所做的，那裏的君主都是以帝王和神祇的雙重權威，受到人民底卑屈的忠順。若說在這個原始時代專制是人類底最好朋友，甚而說是自由底好朋友，聽着雖似相反，其實並不過火。因爲到底在最專制最酷烈的虐政之下，比在蠻野生活之外表的自由之下，自從搖籃，走到墳墓，人人都要鑄在遺傳和風俗之鐵的模型裏所有的真正自由還要多——那

就是思索自己底思想和形成自己底運命的自由。

巫術對於文明的貢獻 所以，巫術之公共的職業，既爲能人自致於無上之權勢底道路之一，則他那同樣的貢獻，便是解放人類，脫離了傳統底束縛而進於更大，更自由的人生，享有對於世界更廣擴的眼光。這於人類，並不是一件小工作。而且我們若想着巫術在另一方面也爲科學備了道路，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雖然這個『黑藝術』（巫術）作惡不小，他也曾是好多善事底源泉；雖然他是錯誤底孩子，他也曾是真理和自由底母親。